

我给最美退伍兵敬礼

■袁山山

新时代之歌

认识“最美退伍兵”任振绍，还是文学牵的线。今年9月，我到浙江金华永康采风，当地作协的一位领导带我们去舟山镇参观当地著名的方岩柿子。他告诉我们，年轻时他曾在舟山镇政府工作，这一带都是丘陵，田地少，也无其他产业。为帮助百姓致富，他深入田间地头做调研，发现当地的柿子树是一大特色，气候和土壤都很适宜，可以成为发展方向。于是率领群众开始大力种植柿子树，并研发新品种，提高柿子的产量和质量，终于让柿子树成为了百姓的“摇钱树”，大大改善了百姓的生活。如今，方岩柿子已闻名四方了。

“方岩柿子是全国最好的柿子，没有之一。”他骄傲地说。

我们都为他鼓掌。这时，陪同我们一起参观的年轻姑娘任六一说，我们家就是种柿子的，去我们家看看吧！同行的当地作家说，对，她家是种柿子大户，她父亲是个退伍兵，很能干。我一听“退伍兵”三个字就动心了，咱当兵的人呀。于是便和作家葛水平一起去了小姑娘娘家。

很远我就看到了路牌：大路任村。大路任，这村名真是又有趣又气派，不知是否还有小河任？任六一家名副其实，就在大路边。房前是山坡，房后是山洼，但不管是高处还是低处，全是柿子树。眼下正是秋季，树上挂满了灯笼一样的柿子，煞是好看。她父亲出来迎接我们，我一看，高大的块头，黝黑的脸庞，斑白的两鬓。

他自我介绍说，我叫任振绍，退伍老兵。我习惯性地问，你哪年兵？他说1976年的。我又问，那你哪年生？他说，1958年生。我马上握着他的手说，咱俩是同年生同年兵呢。他开心地大笑起来，满脸的褶子里都是阳光。

其实任振绍当兵比我早，他是1976年年初的，我是年底的。我说，听你女儿说你是炮兵？哪个部队？他骄傲地说，一军一师。跟着又骄傲地说，我参加过东海一号二号两次重大军事演习。武装泅渡两千米，徒手赤背一万余米。

我比了个大拇指。他感慨地说，那时候起早贪黑刻苦训练，胳膊都肿了，吃饭拿不住筷子，但

我不怕，我从小就吃苦，不怕苦。后来我当了副班长，受到过好多次营团嘉奖，部队还送我到教导队培训过。可惜因为一念之差，没能留在部队，但部队对我的影响很大，受用一辈子。

我问，主要是什么？他简短有力地说是，坚韧不拔！任振绍很健谈，毕竟是当过兵见过世面的人。他告诉我，他1980年退伍回到家乡。因为是退伍兵，又是党员，军事素质过硬，纪律作风优良，组织上便让他担任了民兵教练组长。之后又担任了大路任村的党支部书记。当书记一千6年，期间还读了两年农业函授大学，他希望能用知识和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。为官期间，他清正廉洁，坚持原则，甚至有些“墨头墨脑”。“我从部队回来，实在是看不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，更不想掺和进去，所以很不适应。”任振绍苦笑着对我说。他曾有机会当镇长的，也错过了。

我表示理解。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当过兵，还因为永康是大名鼎鼎的胡公（胡则）的故乡，他身上也有胡公的基因。毛主席曾盛赞胡公：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胡公就是个清正廉明的好官，为世世代代的百姓所敬仰。

任振绍决定放弃仕途去外闯荡，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。他来到县城，学着经商，学着做生意。主要是做教具，课桌椅子黑板等，但干了十年也没能发大财。他说，我不适合做官，也不适合经商，实在是太累了，比干农活儿还累。

2000年初，生意落败的任振绍，已经40出头了。他反复思量后意识到，自己最适合干的事业，还是农业，自己最适应的环境，还是家乡的坡坡岭岭。恰好那时，当地百姓已开始种植柿子树了。他决定加入柿子大军，在家乡的山沟里干一番事业。

这回，任振绍终于找对了路。他从2002年开始种植柿子，3年后就大见成效，5年后闻名四方。他家的柿子成了村里最好的柿子。别人的柿子三四块钱一个，他的柿子可以卖到5块钱一个。甚至，别人的柿子在定价之前，要先看他的价格，因为东西不如他，价格也不能高过他，说他是“柿子大王”一点儿不为过。葛水平故意问他，你们的柿子好，还是我们山西的柿子好？任振绍狡黠地笑道：你吃了就知道了。

我们品尝了任振绍的柿子，真的是

又甜又脆，一点儿涩味都没有，而且也没核儿。我问他为什么没有核儿？他自豪地说，我研究出来的呀。

在我看来，任振绍的柿子好，百分之五十靠勤劳，还有百分之五十是靠智慧。任振绍身上除了吃苦耐劳这一优点外，还有一大优点，即爱学习，爱动脑子。这个优点，应该是部队培养出来的。虽然他只有初中文化，但退伍回来上了两年农业函授，之后又不断学习，看书，钻研，还上网查资料。

我问，你什么时候学会上网的？他说，很早哦，还是拨号上网的时候我就会上网了。不是吹的，我们这里60岁的老头会上网的，可能就我一个。

显然，任振绍没有把种柿子当成体力活，而是当成了技术活。经过他的反复琢磨、反复试验，总结出了一整套种植经验。为了有更好的光合作用，他还特意培育出大叶子的柿子树。去年倒春寒很严重，许多人家的柿子树都冻坏了，严重受损，产量下降，但任振绍家的一点儿没事，照样丰收。

我好奇地问他，你有什么秘诀？他自豪地说，我有一把神奇的剪刀。我更加好奇了：剪刀怎么防倒春寒？他说，我关注天气啊。我估计会有倒春寒，就用剪刀把早春的花都剪掉。我人为地推迟了花期，让柿子树过了倒春寒再开花，这样就一点儿事没有了。他的柿子一年收获六万斤，依然供不应求。

原来如此。看来动脑子和不动脑子，真是不大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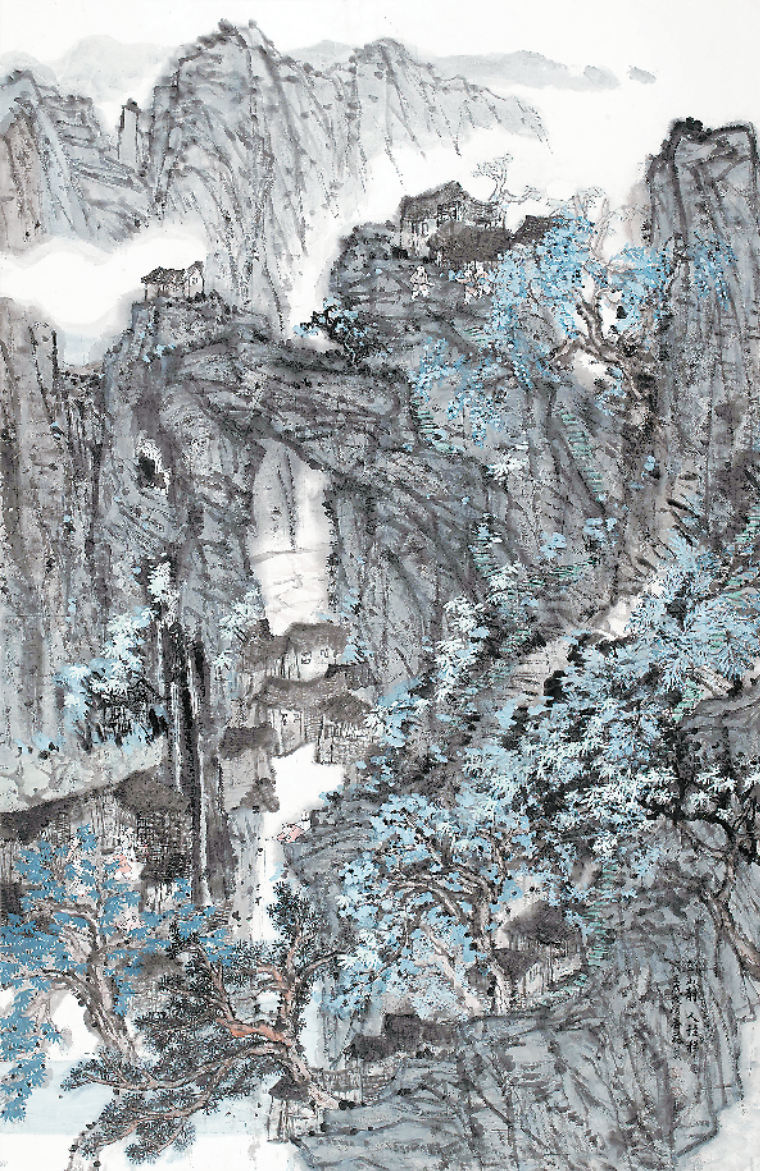
我夸赞说，你真聪明。他说，不是聪明，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。你不知道我剪坏了多少树，我一天到晚都在柿子林里待着，琢磨过去琢磨过来。这也是我在部队里养成的习惯，不达目的不要休。我说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

对，我就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

的“傻”大兵。任振绍哈哈大笑。

当然，任振绍没有只顾着自己发财。光是今年，他就办了两期“新型职业农民技能精品班培训”，政府聘他为讲师，他把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诀窍，都教给了乡亲们。不止如此，看到很多乡亲的柿子长得不好，个头小，不好卖，他还拿出自己的资金去回收这些柿子，整整五十吨，用来酿酒。这样，一方面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，一方面减少乡亲们的损失。

我想起头天晚上，他女儿任六一就拿了两瓶他家酿制的柿子酒，给采风的作家们品尝，52度，很厉害。但任振绍



太行人家(中国画)

周苏英作



长征

第4668期

感念 —— 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闽西，这是一块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地方，是一束我党红色历史的闪光投影。古时候，这里是八闽最西端的州郡，它囊括龙岩、上杭、永定等县，为千百年来中原庶士“衣冠南渡”的客家之乡。这里群山高耸，峻岭飞驰，密林深锁，民风淳朴。毛泽东当年就在这里领导工农红军闹革命，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，并写下“红旗越过汀江，直下龙岩上杭”的著名诗句，使闽西更加名扬天下。

在一个枫叶染红崇山峻岭的秋天，我来到闽西，来到我父辈生长的地方。那天金风习习，天湛蓝得像一块绸布飘扬在青山碧水之间。我们从南靖云水谣驱车而行，一路重峦叠嶂，竹海浩瀚，涛声荡漾，放眼望去，皆为胜景。有时还可依稀看到山路下的土楼，如同古老的铜鼓，在金色的夕阳下，奏响客家人热情的迎宾曲。

夜幕还未降临，我们就回到了我父亲的出生地，永定湖坑镇奥查楼下革命基点村，这是我近60年第一次回到祖籍地，特别高兴。只见这里古树参天，秋花遍野，一幢幢农舍红砖绿瓦，都是改革开放后盖的新楼房。我疑惑地问：“我们家的土楼呢？”二哥海洲告诉我，我们家的土楼早在1928年“永定暴动”时，就被国民党张贞的部队炸掉了。我深感惋惜，二哥说，土楼的废墟还在，现在天黑了，明天带你去看。

晚宴，左邻右舍听说我回来寻根了，都非常热情，端来了许多具有客家风味的酒菜来招待我们，特别是那野猪肉炖干冬笋，味道鲜美，令人叫绝。已经95岁高龄的原村党支部书记，当年曾经与我父亲一起闹革命的李树根大伯（原名李杵美）拿来了他家酿的客家米酒，一定要我喝上几杯。老人虽已耄耋之年，但精神矍铄，红光满面，颌下的白胡须随着他的话音轻轻抖动着。见我不胜酒量，他不高兴地说，你就没有当年你父亲的爽劲。那时你父亲喝酒多爽啊，一手拿着大刀，站在椅子上，一手端着酒杯一饮而尽。我说，大伯，我真的不会喝酒，您还是跟我讲讲我父亲和您参加革命的故事吧。老人豪爽，又端起一杯酒，将了一下胡须，笑着对我讲起了那段历史。

“八七”会议后，34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的思想，接着八一起义、秋收起义、广州起义爆发。八闽大地也惊雷四起，“后田暴动”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起义的第一枪。李大伯和我父亲李坪美就是在那个时候参加了由张鼎丞发动的“永定暴动”。张鼎丞在金谷寺成立了工农红军营，他们俩听说后瞒着家人悄悄跑去了。当年只有16岁的他们一边习武练拳，准备杀敌；一边参与反抗捐税、为广大贫苦农民破仓分粮、焚烧田契、债券。随着革命队伍的扩大，在农会中又组建了农民武装“铁血团”，后改为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。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，引发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，漳州军阀张贞急派一个支队进驻永定，成立了所谓“清匪委员会”，一时间永定上空乌云密布，浓烟滚滚。这些反动军队一到永定，就对革命据点和农会进行疯狂、残酷的扫荡。一个姓高的团副说，宁可误杀一个群众，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，并实行三光政策：烧光、杀光、抢光。农民若16岁以上，没办良民证，则被认为是共产党，就要被杀。

李大伯讲到这里，有些沉重，他喝了一口酒，接着说，那时我们也以牙还牙、

古田纪行

■黄港洲

以血还血，在斗角革命基点自然村打了一次胜仗。当时我们在刘永生、魏金水的率领下，攻打国民党张贞的部队，国民党团长李长流当场被我们击毙，还缴获了步枪9支。

远在漳州的国民党军阀张贞听说他的部队被我军击败后，非常恼怒，亲自到湖坑片进行了大规模围剿和炮轰，你们家的土楼就是被国民党火炮摧毁的。李大伯讲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过去父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。父亲说，那时候国民党军把整个土楼围得水泄不通，为了保存实力，上级决定利用夜色出击突围。等夜幕降临，每人发一条白毛巾，绑在左臂上，突围时若遇上人，就用手摸摸对方左臂是否绑着毛巾，如果没有，那就是敌人，就用刺刀杀了对方。我问李大伯，有这回事吗？大伯说，对，那时你和父亲就是这样逃出土楼的。他又叹了口气说：“我们逃出以后，国民党仍然穷追不舍，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，你父亲后来就改为黄姓，你也跟着姓黄了。”故事讲完，我和李大伯都沉浸在那段血与火的记忆中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
为了追念那场战争，追念我家的土楼，第二天清晨，我便与二哥海洲、堂弟李林发、李健明等人来到了土楼的原址。我家土楼坐落在斗角山脚下，只见残垣断壁掩映在茅草和杂树丛中，路口有几株挺拔的槿木，枝繁叶茂，清风拂过，沙沙作响。我手扶槿木，感慨万端，当年血与火、正义与邪恶的较量，它们都是见证者。

告别这座父辈们曾浴血奋战的土楼废墟，我突然发现在这群山之巅，一轮光芒四射的朝阳正喷薄而升，霞光万丈，把整个故乡涂染得金光闪闪。随后，我们驱车前往古田会议纪念馆，那里是我党我军的一块具有与遵义、延安、西柏坡等同样闪耀着红色基因的革命圣地。古田会议决议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党我军前进的方向，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座巍峨耸立的丰碑！

一路上，望着沿途一座座美丽的新农村，我在为闽西红色记忆而骄傲，也为我

父亲的馈赠

■宫明山

乡情一缕 —— 温暖乡愁，深情凝望

金秋时节，我开车回家。飞驰在故乡的田野上，金黄色的水稻随风摇曳，不远处的收割机在奋力工作。田地里虽然看不到镰刀挥舞的画面，但过去的岁月却不由地浮现在眼前。

当年，父母是带着债务成家的。田地不多，生活很拮据。可要强的父母没有一丝抱怨，抱着勤劳致富的想法，做起了买卖大米的小本生意。通常供米需求高峰期是在春节前，父亲只能在数九寒天里忙着收购，之后运送到几十公里外的望奎县。每天凌晨三点，一阵机动车的轰隆声渐行渐远，那是父母发出的信号；傍晚天色渐渐昏暗，熟悉的轰隆声由远及近，那是父母归来的讯息。看着父母操劳的身影，阵阵酸楚时常刺痛我的心。

卖米的过程每次都由父亲把关。一天，见父亲忙不过来，我就走过去帮他称米、封袋。我将游标慢慢定格在100斤的刻度上，米的重量刚好。我拿起封袋机正准备封袋，这时父亲走过来，仔细观察了秤的刻度，又将游标向后移动了两个小刻度，

青春的光芒

■崔嘉玮 薛磊

清晨，太阳从草原上兴起。迎着风沙，我们奔跑，不懈地奔跑。梦的种子

